

古典希臘



叢書：

航海的人們
第二次世界大戰
人類的行爲
世界原野奇觀
世界各大城市
縫紉的藝術
人類的起源
時代生活園藝百科全書
生活攝影叢書
世界烹飪叢書
時代生活藝術文庫
人類的偉大時代
生活科學文庫
生活自然文庫
家庭實用叢書

專輯：

生活雜誌精粹
生活的電影世界
生活在戰爭中
嬰兒是怎樣製成的
瀕臨絕種的動物
攝影的技術

SERIES:

THE SEAFARERS
WORLD WAR II
HUMAN BEHAVIOR
THE WORLD'S WILD PLACES
THE GREAT CITIES
THE ART OF SEWING
THE EMERGENCE OF MAN
THE TIME-LIFE ENCYCLOPEDIA OF GARDENING
LIFE LIBRARY OF PHOTOGRAPHY
FOODS OF THE WORLD
TIME-LIFE LIBRARY OF ART
GREAT AGES OF MAN
LIFE SCIENCE LIBRARY
LIFE NATURE LIBRARY
FAMILY LIBRARY

SINGLE TITLES:

BEST OF LIFE
LIFE GOES TO THE MOVIES
LIFE AT WAR
HOW BABIES ARE MADE
VANISHING SPECIES
THE TECHNIQUES OF PHOTOGRAPHY

人類的偉大時代
世界各主要文化的歷史

古典希臘

謨瑞斯·伯臘
與
時代 - 生活叢書編輯合著

紐約 時代公司出版

作者

已故的謨瑞斯·伯臘爵士(C·M·Bowra),爲英國牛津大學瓦頓學院院長、牛津大學名譽副校長並獲選詩學講座教授,當代古希臘羅馬學權威學者,著有《伊利亞特的源流與結構》《早期希臘哀輓詩人》《論沙孚克里斯悲劇》及《希臘史鑑》等書,另譯有平德爾之德爾斐歌吟諸詩,兼爲《牛津大學希臘詩歌選譯》編者之一。

編輯顧問

倫納德·克里格(Leonard Krieger),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歷史教授。他的著作有《日耳曼自由觀念》和《相機行事的政治》,並與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費利克斯·吉爾伯特(Felix Gilbert)合著《歷史》。

中文版編輯顧問

余英時,1930年生,香港新亞書院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1962年至1966年任密西根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1966年至1969年任哈佛大學中國史副教授,1969年任該校教授。1973年至197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由1977年開始擔任耶魯大學西摩爾講座歷史教授。他的專業是中國思想史、社會史,英文專著有《漢代之生死觀》、《漢代中外經濟交通》等,中文專著有《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歷史與思想》、《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等。

封面說明

海神波賽敦雕像之局部頭像,此雕約成於公元前五世紀中葉,於本世紀二十年代中在愛琴海島上復行出土者。

目錄

	原序	7
1	現代精神的搖籃	10
	圖與文：偉大的遺產	18
2	闇昧時期與新黎明時代	30
	圖與文：斧鑿下的戰爭漂流故事	39
3	信心勃發的貴族政治時期	48
	圖與文：希臘本土	61
4	波斯戰爭	68
	圖與文：熱愛生活	79
5	雅典的盛世	92
	圖與文：裴雷克利斯時代	105
6	希臘內爭	116
	圖與文：泛希臘的各色運動會	125
7	嶄新的輝煌時代	136
	圖與文：亙古長存的戲劇	145
8	亞歷山大大帝	156
	圖與文：帝國的餘暉	165
	附錄	177
	年表, 177; 諸神志, 180; 草英譜, 182; 希臘鴻才名士錄, 184	
	參考書目, 誌謝及圖片來源	186
	索引	188

時代 - 生活叢書

中文版

編輯：徐東濱

副編輯：蕭輝楷 蕭定韓

助理編輯：張柱

編輯助理：嚴慧

本書譯者：時代公司 楊宗翰

出版者：時代公司

Authoriz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1979 Time Inc.

Original U.S.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1965 Time-Life Boo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原序

古典希臘之應列入人類的偉大時代之林，先且不提它的其他種種光輝業績，僅就它對個人成就之重視而論，便已是饒有資格的了——古典希臘之前當然還有若干更古老的偉大時代，但無論這是埃及、上古兩河流域還是安那托利亞（小亞細亞古稱），其絕大部分都概屬專制國家至尊統馭之所臨，它們必有的那些真在創造的個人姓名，乃是幾乎盡歸湮沒無聞而久隨草木以俱腐的了。

古典希臘却不然。僅雅典一地我們能知的個人姓名，便已多逾 20,000，他們大都是參與公務致獲留名冊籍的。近年在雅典市中心發掘所得的逾千“流放投票”（公民所投的書有擬判流放者之名的陶片），每片之上都刻有某一顯赫人物的名字——亞里斯泰底茲，狄米斯多克利斯，賽芒，裴雷克利斯，乃至不一而足的其餘諸人；是以每一陶片都是片上之人曾在仕途某一時期為其同胞疑為意存僭越的證據。這些陶片告訴我們，雅典人對於如何維持個人野心與公共利益的平衡，迄是小心翼翼唯恐有失的。

除此以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無論是某一文體的始興、某一哲學學派的創立還是某一藝術風格的出現，其間莫不伴隨某些個人的名字；縱使在工藝製作中個人也都是有其地位的——公元前七前六這兩世紀雅典所製的名陶，即出自多將其名簽刻陶上的約莫五百師匠之手。

因此，希臘史上那片光被千古的人文精神，主要即是來自此種個人的尊重；正因這樣，尅就我們這個久習和光同塵、順帝之則的社會而論，有關這一方面的研究亦正是大有裨益的。

美國三大學術團體在1963年創立的那個極負盛譽的“人文學會”，便曾說過：

那怕是何天才橫溢的個人，無論其為詩人還是物理學家，都必須在前人已有的種種雄圖偉業之激勵下，始克自知本身所具的全部潛能，始克對其所屬時代發為最大的貢獻。因此，人文主義者……即應向每一新興時代那些“注定只能侷促一隅也只得數十寒暑”的人，介紹其對過去之所知，這是權利，也是責任。

列入時代-生活叢書這套“人類的偉大時代”內的本書，對上述目標的達成即有其重大作用。本書作者在此正是至善之選——謨瑞斯·伯臘爵士正是畢生寢饋希臘文學、希臘藝術與希臘社會研究之中的學人。伯臘爵士在本書內將古希臘學提要鉤元，精鍊重鑄，使希臘種種盡成燦現讀者眼前的一片清如朝露的奇景；特別是書中足可體示古希臘多方生活的圖與文部份，即在業已飽覽有關希臘的今日汗牛充棟諸著的讀者眼中，也仍應有不少展佈古典希臘精華之珍奇新穎成分的。

荷馬·A·湯勃生

美國古雅典研究所勘察所長





伊斯特拉斯

多瑙河

阿波羅尼亞

黑海

羅多彼山脈

色雷斯

赫布拉斯河

博斯普魯斯海峽

菲利排

愛布地拉

薩索斯島

薩摩色雷斯島

伊姆羅茲島

塞司達斯

亞拜達斯

赫里斯海峽

馬爾馬拉海
(普羅龐提斯海)

查爾西頓

西齊卡斯

佛里幾亞

米西亞

特羅亞德

特洛伊

利姆諾斯島

來茲波斯島

米提里尼

普爾加馬穆

小亞細亞

里底亞

薩迪斯

哈爾馬斯河

海

凱阿斯島

斯米爾納

以弗所

邁安德爾河

愛克利亞島

撒莫斯島

美里塔司

卡瑞亞

南斯拉夫海峽

科斯島

哈利卡爾納薩斯

奈大斯

羅德斯

里西亞

贊塔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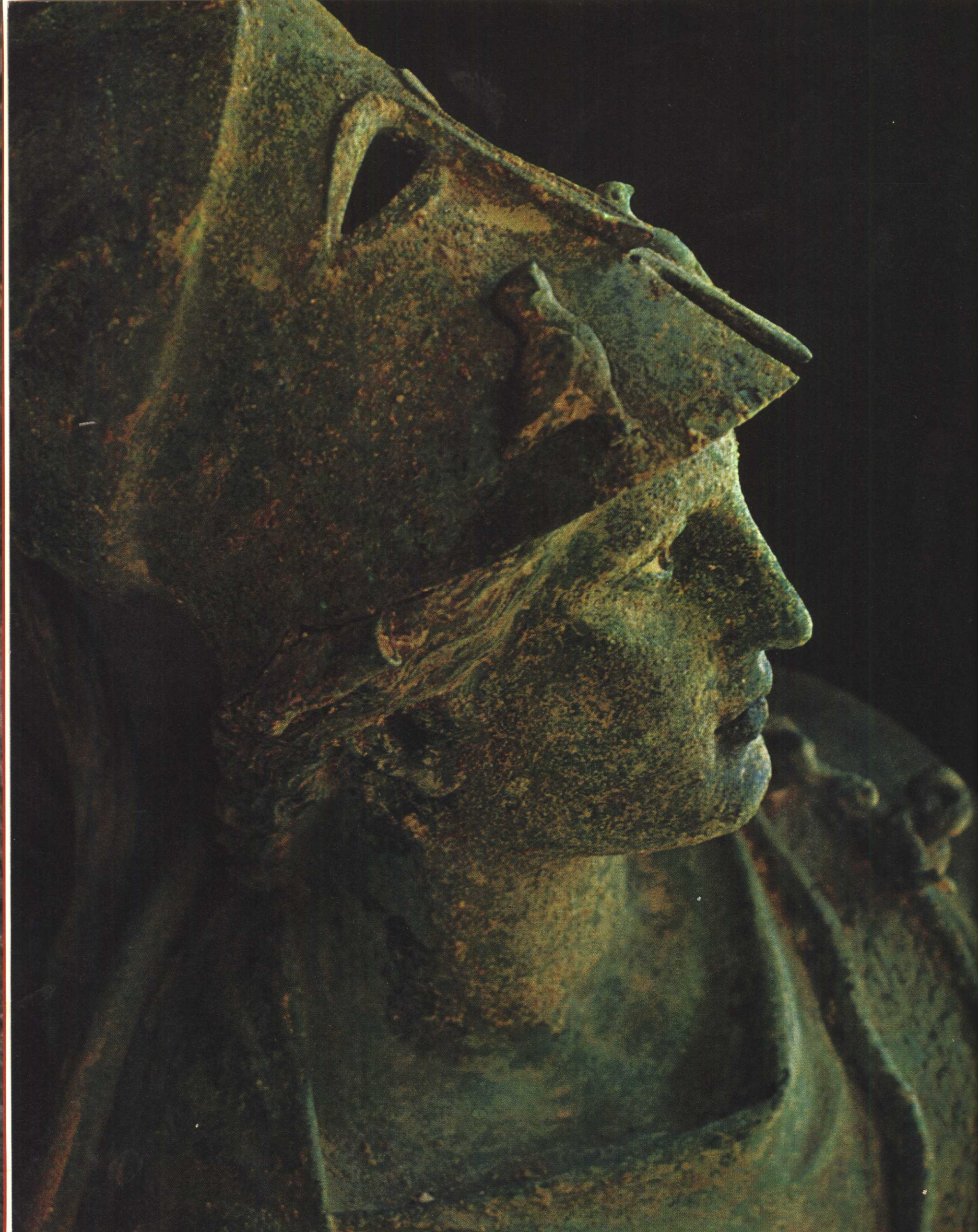
羅德島

林大斯

卡爾帕托斯島

希臘全圖

David Green



1

現代精神的搖籃

許多世紀以來，希臘都具有一種足令後人心嚮往之的特殊魔力。羅馬帝國曾將希臘併入版圖，在爭戰攻略中對希臘諸城市大肆焚掠摧毀而略無猶豫，但它仍舊深受希臘的影響。羅馬青年前往雅典大學讀書，羅馬士人在哲學、科學及美術諸方面都以希臘人爲師。雖然羅馬人對所建帝國的成就及自身所具的政治天才極富自信，但在藝術、文學、哲學、科學這些方面，他們依然是頗感自慚，覺得希臘的許多造詣都實是他們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15世紀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引起了緬懷往古的深刻興趣，這時大家最先注意的是羅馬；但在羅馬的堂皇外觀之後，學者及詩人感到還另有更瑰麗、更吸引人的事物。然後，年湮代遠的霧靄漸銷，迷離景色逐步顯呈，曼妙莊嚴的古典希臘成就遂整個脫穎而出。當時的希臘聲名之鼎盛，使得希臘人關於醫藥、天文、地理的種種觀念，都爲世人略不置疑地照單全收，一直信任到新的科學精神復行誕生，我們今日置身的這一實驗探究時代業已揭幕的17世紀方始終止。

即在今日，希臘諸信條及其宇宙理論泰半雖遭擯棄，但希臘人的人生觀對我們却仍能有所激勵提撕。希臘思想及希臘信念早已深刻融入我們生活之中而幾於不爲我們所覺的了。就憑這點，我們便該試圖去了解希臘人，去評估他們諸種成就之高之大。沒有一個民族可以忽略本身來歷，是以現代世界仰承希臘的程度之深，也正是不容掉以輕心，胡亂地數典忘祖的。

希臘人的核心觀念中有一不可動搖的信念，是即個人的價值。當地球上大部份地區尚在東方專制政體統治之下的悠邈古代，希臘人即已發展出他們獨特的信念，認爲人之可貴絕不在作爲一個萬能統治者的工具，而是就在個人本身的了。他們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完成自己，他們所建國家的性質對他們此種努力也恰好正有助成的作用。

帕拉斯·雅典娜女神身兼多職，既爲文明生活的守護神，又爲不可或缺的橄欖樹福神，在本圖戴盔造像中更成了正義的保衛者。

希臘藝術基本形相的男體描繪之演進，即此可見：左圖是最初直同抽象的造型（公元前1,000年 - 前700年），中圖漸進為碑碣式的剛勁形相（公元前700年 - 前500年），待到末期（公元前500年 - 前300年）已是右圖那種自然主義精雕了。



幾何圖案期

古希臘與今日希臘在地理位置上甚相一致：就在廣闊的巴爾幹半島的極南端。全境由滿佈巉岩峻谷的硬石灰石山脈構成，狹隘的科林斯灣幾乎將它攔腰剖分為二；本土地勢向東繼續伸開，化為斷續連綿的羣島，再南走回抱，形成夙昔號稱“大陸腳石”的、宛如長條屏障的克利地島，而整個合為一片圓環狀構圖。就算把島嶼通通算進去，希臘也仍只是一個比也門乃至佛羅里達州都有不如的小國，一片僅足養活寥寥數百萬人的褊狹土地——但它在西洋文明史上，竟扮演了一個無與倫比的重要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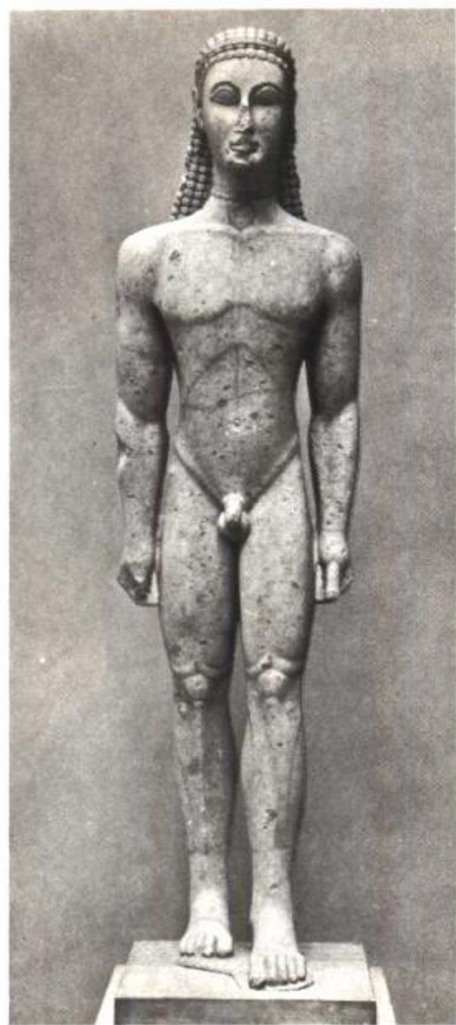
此中道理一部份便正在它的地理形勢。在埃及和美索波達米亞，尼羅河及幼發拉底河流經的廣大地區，極易形成大量人民對於一個單一君主之臣服，從而將每一個人都納入某種宏闊統一的體制下而使之各盡其分。但在希臘，地區與地區間都有山海的阻隔，上述這種中央集權方式自不可能，人民也就無法僅以某一行業的專長自限，而不得不向無所不通、多才多藝的途徑發展。每一分離的社羣都深知自守，社羣內的每一成員也都深明自己的責任。此外，希臘的氣候又乾燥涼爽，特具天朗氣清之奇，極易培養人習於行動；而經常就在身邊的大海，更足使容與其中的舟人自然練就了不平凡的目力與雙手的技巧。

大自然對希臘人所施的是一套嚴格的教育，這使希臘人格外體認到自身的存在價值。憑仗着此種自我認知，他們才達致了下列這一對於人類文明特具貢獻的重大信仰：人之可貴就在他是獨立具體的人；人之應受尊重就只因爲他並非任何工具，而是一個獨立存在的自我。用雅典偉大政

治家裴雷克利斯的話來說，這便是：“我們公民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在生命的每一方面顯示出他就是自己的當然主人，而且憑藉着他自己獨特的天聰本智，和他自己獨特的廣識通知，去對一切事自作主宰。”

這就是希臘人所謂的自由。正如他們憎恨被人征服一般，他們自己圈子內的每一個人也都要求有權去作一切自己能作的事，在所屬社會內發揮自己的全部潛能，而且說自己想說的話，走自己願走的路，通通不受任何他人干擾。此種自由信念由於個人榮譽之深受尊視而特獲支持，並在對於行動的熱愛中特別得到了實踐的培養。

希臘人的此種自由觀，剛剛開始時可能還只是一些朦朧的意念，不過他們對這些意念感受特深，終於發展成了一套理路分明的哲學，其後遂為千秋百世之所共宗，對我們今日的觀念都仍在繼續發揮影響。作為這一哲學之支柱的是倫理學與心理學上的種種理據，作為這一哲學之根基的



古樸期



古典期

那些確切不移的信念，則為我們今日所早已視為當然，因而這一哲學在始創時之筆路藍縷，以及希臘以外各地因為缺乏這一哲學而竟淪落到什麼田地，恐怕對我們都已是不可想像的了。當然，這一哲學也有其流弊，特別在堅持己見者往往會忽略他人所見這一點上，即極易導致舉世紛呶、天下大亂的嚴重危機。希臘各城邦便確曾深受內爭之苦；不過它們畢竟仍能維持下來而為秩序重心所在——因為希臘的自由信念，與法治正是絕對不可分割的。

法律並非希臘人的發明，法律這一概念也並非遲至希臘才有。早在希臘人甫行脫離草昧狀態之時，巴比倫即已有了法典，甚至就連以色列的摩西律也都是比希臘文明遠為古老的了。但遲至公元前七世紀方始出現的希臘法律，却確與以前那些法律系統具有若干基本的歧異：第一，希臘法律絕非任何全能君主或神的意志之實踐，它的目的僅在改善俗世凡人的境遇。第二，希臘法律

不像那些先行法系之僅由君王或祭司集團的意志即可任加改變，它通常都得經由某種形式的公決始能成立，因此其改變也必須徵得人民的同意。最後，希臘法律旨在保障社會全員的生命財產，而不是僅為保障一小撮身份特殊的貴族或者祭司——就在這一點上，希臘人即覺得他們已比波斯人優越甚多，在希臘人眼光之中，完全匍匐於君王莫測天威之下的波斯人，與奴隸實是並無多少區別的。

從希臘最初的立法者開始，西洋文明那一莊嚴的法律制度傳統即已整個奠基。羅馬人本身即是偉大的制法長才，但他們也得學習希臘。自此而後，包羅豐富的羅馬蓋阿斯法典與東羅馬查士丁尼法典，始再開創了現代的絕大多數法系。

信守法律的這一傳統，不僅突出了同時也加強了希臘人的民族自尊，從而形成了整部希臘政治史的發展。一個希臘城邦，包括一座城和全城生活所資的四周土地。每一城邦都自有其習俗、規章與政府，因而人民効忠本地的心理也就來得份外強烈。不過除此而外，希臘人還另有一股効忠之情，可能比較含糊，也不常居主導地位，但到最後這股忠忱却必然無可抵拒——希臘各城邦間雖常有爭執甚至戰爭，各邦人民却都能強烈感覺到他們同屬希臘民族，說着基本相同的語言，崇拜着相同的神聖，奉行着相同的風俗習慣……凡此種種，都是他們自視為遠高於其他國族的。他們雖然從未締創一個類如現代世界那樣的真正民族國家，但和巴比倫或波斯之類多民族大帝國比較起來却適成鮮明的對照——那些帝國全都擁有大量不同種族的人民，其所以聚為一個國家，



絕非由於彼此具有共通的文化理想，僅不過是同在一個專制君主統馭之下而已。因此，希臘截然不同，希臘人一遇外敵攻襲即必會羣起應戰，不僅爲了保衛他們所屬城邦的自由，同時也是爲了保衛他們那一共通的希臘傳統。

希臘人對個人成就的重視，對人人皆應善盡其天賦的踐分自覺，使他們在手工藝品的製作上也像在政治生活的安排上同樣地細審精思。希臘人認爲只要是應做的事就必須把它做好，因此連今日所見他們最普通的陶器都卓然有其特色，像錢幣這種實用品也都是小型的金銀浮雕傑作。

我們可能奇怪，那些經歷漫長世代僥倖傳下的足可真正代表希臘工藝成就的古物，具有高級品質與精巧設計者何以會如是之多。答案的一部份是：希臘工匠的製作，不是爲了不知名大眾而作的大量生產，而是爲了（包括城邦政府在內的）個別的主顧，主顧們當然都有其堅欲達成的理想規格——希臘人希望他們的藝能工技皆可通過時間的嚴酷考驗，對後世同樣保持其吸引力而千古流芳。此外，答案的另一部份是：他們對於任何不具規律的素材，諸如天然的土石之屬，都有一股要使之表現秩序的強烈願望，而他們在此一力求創製秩序的努力中又善知節制，因而其成品遂皆能表現我們謂爲“古典”的均勻完整之美。

在主要藝術特別是雕刻之中，這一良工精神還受到另一高貴情操的更大鼓舞。希臘雕刻都是

要擺在公共地方，主要即各神廟之內的，它們必須能是配侍神明之物——它們必須優雅莊嚴，而且絕不遠離各種威信爲諸神洋洋永在的人倫日用的活動。凡此種種，都可說明何以在希臘藝術的最高境界中，永無強暴、粗鄙或詭誕；相反地，希臘藝術要表現的，正是那些筋肉墳起、精氣勃發的男性的雄豪，與那些絞綃雲裳、縠紋如漪的女性的溫婉。

希臘藝術常喜以動物爲題材；在此類表現之中，有嗅覺聽覺皆極靈敏的狗，有以泰山壓頂之勢撲向獵物的獅，還有四蹄如飛的奔馬。這類藝術都自現實取材，但藝術家同樣感到仍必須賦予這類現實題材以某種秩序與平衡，始能算是忠於所見。適用於高級雕刻的原則，在陶飾之類低級藝術上也絕非不能適用。總而言之，藝術不論高低，目的都不外把所欲表達者的神髓化爲具象，藉期垂諸不朽，如是而已。

希臘人不受箝制，想說什麼便能說什麼，因



公元前五世紀的富人印鑑，用以簽署諸文件者，每為各式蟲魚鳥獸的小型雕刻。本處所示，乃是此類原由石英刻成的印鑑之塑膠複製品，計為（由左至右）：公牛猛衝，蒼鯨躍出，賽馬斷轡，雄鹿一膝前屈，母羊將興，海鯢潛躍。

而自然喜歡說話。他們正好有一套異常之精妙、曉暢、肆應便給的語言可供自由運用，他們也就把它使用得痛快淋漓。希臘人也和其他許多民族一樣地是詩歌先於散文的；詩歌簡直成了事實上的第二宗教，用於作詩的苦心卓識完全可以媲美視覺藝術的創作。詩人備受尊崇——正如蘇格拉底所說，詩人乃是“熠熠翱翔的聖潔的存在”——詩人的吟詠題材無所不包：耕稼，民俗，天氣，應有盡有。任何人一有重大事件要說，往往便去吟詩——這在早期即是去唱歌，因為最初的希臘詩幾乎全是唱出或配樂道白而出的。

詩歌是希臘人對形形色色經驗的直接反應；由於待反應內容的千差萬別，他們除對已有的諸詩體大加改良外，還另創許多新體，完成了今日我們所知各種形式的詩歌。諸詩體中最早者似是歌詠英雄事蹟的史詩，亦即客觀敘述各種壯烈惻惻大事的倚聲演唱。此後便是更具個人色彩的言志詩章，由於都是撫琴而歌，是以謂之琴引，亦

即是抒情詩。待到希臘全盛時代，希臘人更發展出了悲劇和喜劇——悲劇描述的是人神之間各種慘淡的齟齬，喜劇則是對人類弱點之猥褻粗鄙的嘲諷。及至希臘晚期，雖說題材日陋格調日卑，然而纏綿婉曲的詩風仍是其響未絕的。

希臘文學不論是詩是文，最顯著的特色都是直到今日仍能深入人心，栩栩欲活而宛如初製。它們表現人生各項終古長存的重大情志時那種無與倫比的勁氣，每使我們不能不為之神馳意動。我們固然也欽佩此中的技巧，但真正吸引我們的仍是那股深厚的人文精神，那種對於人生價值之睿智的品賞。它們採用廣博周詳的方式去處理各項精細問題，使我們得以不倚不偏，通觀全局，對一切主要枝節皆無所遺漏。它們不尚花巧，直指本題，筆力萬鈞地將各種奇思偉想鉤勒得淋漓盡致——在這些表現後面，我們可以充分感到一個正本着至性至情、渴欲探究自身命運的偉大民族的活力。

希臘人的卓越創造尚不僅藝術一端。藝術之外，物質世界的性質也同樣激起了他們的好奇，促使他們獲致了許多可觀的科學假設上的成就。當然，希臘人之前的埃及人與巴比倫人，在天文與工程之類科學的實用研究上都早有許多建樹，但給這些實用科學賦予理論基礎却是希臘人的獨特貢獻。他們追求通則，因而在追求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不僅是科學同時也是哲學——哲學一詞的

奧林帕斯山諸神在碑上秩然成列，由左至右計為：柏瑟芬尼(冥后)；漢密士(福星，文曲，諸神使者)；愛芙羅黛蒂(愛神，美神)；厄雷士(戰神)；迪米泰(司農女神兼護婚嫁者)持麥穗；義菲斯達司(帝子，火神，冶神)；赫拉(天后，主內之神)持杖；波賽敦(海神)持三叉戟；雅典娜(文昌聖母，正義女神)持矛；天帝宙斯持雷霆；雅蒂彌施(太陰女神)持弓；最前為阿波羅(太陽神兼司醫療、風雅、圖讖及壯美者)。按廟饗諸神每時有增減。



原意本來便是“知識之愛”，希臘人心目中的科學與哲學這兩大領域本來便密切相關，同是探索事物更深刻性質的方法，也同是要經由辨理求證，從一個假設提升到另一更高假設的。

希臘人爲了實用，在航海時當然需知天文，在建築時當然需有關於重力應力之類了解，但他們却能對這些技術性的知識加以擴展提升，化爲有關物質、空間、運動諸性質的理論與通則，用數學特別是幾何學的程式來表示。這樣一來，他們在別的方面也就往往大有所獲：例如，畢達哥拉斯發現在絃線上不同長度的比例可以產生七音階，從而遂爲音樂奠定了不拔的基礎。

希臘科學一面在理論基礎上發展，一面也不忽視觀察與實驗。公元前五世紀，希臘醫學在科斯島那位醫學巨匠希波克拉底的才華光被下蔚然勃興時，便已開始其博考周徵、集事求理的歸納努力了。從此希臘醫生的辨症，即特別着重症狀的正確描述，藉以尋求診療之道。這時的醫學當然仍甚幼稚，醫生往往是長於診斷而拙於治療，不過要和往昔那種以爲僅靠符呪之類即可治病比

較起來，這已是進步良多的了。外科手術方面，初期自也甚爲簡陋，但希臘人藉助動物實驗，總算學到了若干生理知識，足供治療運動員常會弄出的折骨脫臼，以及戰陣負傷尤其是頭傷之類。

希臘人用於自然研究的精神，在人類行爲研究上也同樣有所表現，因而使希臘人成了最早的真正歷史學者；他們對過往事蹟的記述，也就逐漸由神話傳說轉化爲信而有徵的史料。公元前五世紀初，美里塔司那位赫卡提務斯即說：“我在此記載的乃是我信爲真實的；因爲[古昔]希臘的傳說委實太多，在我看來都概屬荒誕。”

爲真理而真理的希臘人未嘗受到任何神學的嚴格拘囿。他們不爲教條所縛，因此他們可以自由探索萬事萬物的構組。此種探索工作不但不会被斥爲褻瀆神明，反每獲尊視爲一種大足彰顯天工神奇的直同衛道的活動。適如哲學家芝諾芬尼所說：“諸神並未一開始即將一切昭示世人；只要人能及時探尋，自可找到更精采者。”早在公元前585年即能預言日月蝕的泰利斯，那位兼爲哲學與科學之祖的絕對理性的人，也同樣堅持說：



“萬有森羅，盡是神明瀰滿。”——這正是普遍的希臘態度。

希臘藝術與希臘科學就這樣地和希臘宗教得以水乳交融，契合無間；宗教即是詩人與哲學家的主要靈感源頭，也是他們主要的安身立命之地——希臘諸神在現代眼光中雖說往往不夠“神聖”標準，但却有某些令人心嚮往之的通性：諸神正是心靈物質兩界芸芸衆力之高度具象的化身，無論可見不可見的每一事物，都確確實實悉自諸神而出，凡人所需作者，不外力求對諸神之所賜咸得善加運用而已。

希臘人採用了世人熟知的一切辦法去事奉諸神。他們對神祈禱頌讚，犧牲祭祀，向形形色色的聖壇求籤問卜，並設立了無數供奉諸神法像的祠廟。他們盼望諸神威能德惠普施，他們談及諸神時也同樣滿溢友善和親切。他們對神明世界並無任何真正明晰的觀念，即使對死亡這一問題，他們也有種不同想法：或認為死後即化為無形質的鬼，或認為死後即往生西海外某一極樂世界，等等說法不一而足。他們常感到諸神無所不在，

尤其是適逢戰爭之類特需諸神庇佑的時候——不過縱是在截然相反的節慶歡樂之類盛大場面中，諸神當然也同會降臨來饗的。他們相信諸神之美絕非凡人所能希冀，認為諸神根本毋需遵循塵世的法規，神的特徵就在其能力。

諸神既為能力之源，各色能力遂並獲世人尊崇而渴欲在塵世生活中同樣有所表現——不論是戰鬥廝殺、藝術創造、體育競技還是思維研究，通通在祈求之列。一個希臘人只要在這些事的任一方面能有所成，即已可算善盡天賦，按其成就大小而通乎諸神的了。亞里士多德所說：“我們當儘力以求不朽”，其涵義即在於是。是以希臘人對神乃是不即不離的：既要矢志體道通神，又需善能不逾分際，庶免自視為神，陷於狂妄。

此種兼持兩端的態度確具莫大的價值。從此種態度孕育出的，即是在生活和藝術上都屬既知努力復能克制的典型希臘性格。希臘人一面熱誠嘗試各色生活實踐，一面則謹守“適可而止”這一箴言而使之皆有節度——他們頌讚的是恰得其宜無過無不及的“中庸”之美。當然他們未必悉能謹守中庸之道，但起碼尊中庸為理想，使其文明深刻染上這一理想的色彩。他們感到本然具有者正是一股來自上蒼的於穆不已之能，自知人的本分即在善盡斯性，不求身心之快，聲色之娛，（雖說他們仍照樣視福樂為志道篤行之果而夷然安享，）所求者乃是一個盡理的、可欲的、智仁一如美善相樂的生命之體現。如是，希臘人遂起而善盡其才，自貴其性，委身高潔之業，創製瑰奇之物，珍攝四體而長守清明，闢鴻濛，開軌範，而益以敦睦鄉黨，協和家邦，共遂其熙熙洽洽的生活。